

小雅

魚藻之什

詩

十五之二 十五之三



服部文庫
117
166
19





117  
166  
19

古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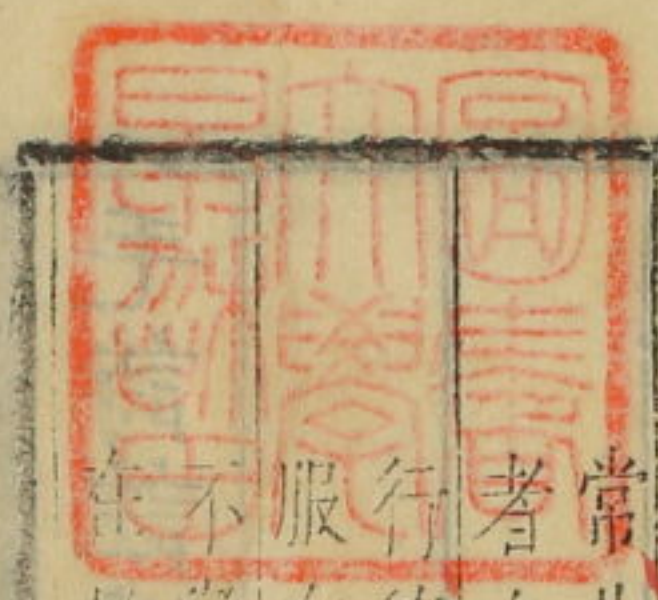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長





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下注同倡率朔肆反朝夕直遼反  
 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  
 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  
 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  
 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  
 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  
 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  
 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  
 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  
 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  
 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  
 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  
 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  
 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  
 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  
 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

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之由  
 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  
 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  
 二事○服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  
 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  
 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  
 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  
 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  
 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  
 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  
 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  
 服之今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  
 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  
 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  
 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  
 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  
 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



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

也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

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

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

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傳周忠信也傳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

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又疾

今不然○望如字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

協韻音云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

初

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

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

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

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

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

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裳其上必有裼衣故知

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

裘大裼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裼之裘則是

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特未詳此詩之意

以狐裘黃者實大裼時息民所服則黃衣故以言

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

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

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

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

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之非同於常祭其實

為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大羊



及

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  
 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以自為  
 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  
 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  
 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  
 狐青亦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  
 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  
 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  
 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褐故此狐裘亦不褐取  
 其溫俗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  
 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  
 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  
 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當其容  
 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都人**  
 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

致

降

人所法倣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  
 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  
 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  
 曰逸詩也都人上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  
 列於序官毛詩了得立故服以為逸 **彼都人士**  
**臺**  
**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  
 也 **臺**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  
 音符本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 **密**直如髮也 **密**云彼  
 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  
 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綢直畱反密也緻直置反  
 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隆殺所

三詩流

卷之三十四

及古閣



界反又我不見今我心不說云疾時皆奢淫我不

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章○我不見第二

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

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

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

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

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

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

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臺所至布冠正義

口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

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

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臺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

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

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

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

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

已且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

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按

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蔽之可也注云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蔽之可也則此應始

冠而蔽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蔽之庶

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

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

得為緇帛何知非緇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

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畣者為布此言緇

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

士冠禮云緇布冠類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圍

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

類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也是緇



吉美

吉

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為密也。綢者緇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隆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彼

君子女謂之尹吉

尹正也

云吉讀為姑尹氏姑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言毛如字鄭讀為結其吉反又其一反。我不見

今我心苑結

云苑猶屈也積也

音鬱又於阮反

彼都至苑結。○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琇美石。正義曰淇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至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



周

思

如

帝

手言

卷之三

漢書

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厲帶之垂者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蠶螿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及下同蠶勅邁反又勅界反蠶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蠶蠶音虛代反鞶薄寒反螿音釋木又

以為

作蠶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

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彼都至之邁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蠶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為異餘同厲帶之垂者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為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而亦至卷然正義曰以言如蠶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蠶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

三詩

卷之三

及古

紉文元文永壽按

捷莫言及又音虞云

考文云其作莫

經我心苑結考文云古本苑作苑注同我不見兮不帶

疏後更苑結八葉右苑作苑謹按經注同今本

此元文抄本徑與紉文而言



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繒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繒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言蠶尾有毒也故以為蠶蟲其木尾捷然似婦人髮本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我今至古人○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伊卷之髮則有旗**  
傳 旗揚也  
傳 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

枝案本作技

髮於禮自當有旗也旗枝旗揚起也○旗音餘揚也我不見今云何盱矣傳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盱喜俱反  
傳 匪伊至盱矣○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苑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傳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  
傳 采綠四章章四句



其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  
怨曠至非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禮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

曰掬。○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

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手曰掬，芻楚俱反。草也。

易以鼓反。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

不容飾。○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

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局，其玉反。卷音權。下。○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

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

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

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

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

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

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

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興也。至曰：鄭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

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芻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

芻。○綠，王至於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

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

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在夫家當筭此象骨之筭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筭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傳衣蔽前謂之所加非經言也

**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傳云婦人過

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

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音占終朝

詹傳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

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

不至尚以為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

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

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

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

傳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

藍染草傳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

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

日一御傳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

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

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

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

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

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

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

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

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大

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

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早者宜先尊者

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放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編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編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皆取其盛者故知早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嫜從早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  
婦人至憂思○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之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繫

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云之子是

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

當從之為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

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韋勅亮反發也

綸音倫繳音灼亦作故同與沈治亮反本又作鬯釣音弔

音餘下同為干偽反下同曰婦人既思夫不見

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

往狩與我當與之韋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韋

中也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

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綸釣繳○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弔

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

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綰謂

之繩綰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弔射其繩皆



生絲為之。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云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鱖。魴鱖  
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鱖音  
同韓詩作觀。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  
技其綺反。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  
符。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中之耳。此不從  
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前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  
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  
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  
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白  
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  
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  
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  
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  
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  
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  
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  
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  
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  
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  
耳。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  
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  
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



是事業故  
並言焉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

**傳**

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

之有陰雨之潤

芄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

悠悠南行召伯勞

之

**傳**

悠悠行貌

**傳**

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

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

勸說以先之

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

賚說音悅

**傳**

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長大者又始說反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

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與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

銳

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土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宣王至先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

行既集蓋云歸哉

**傳**

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傳**

云集猶

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輿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



本又作運

文

有車

車中

無刺時故王四字

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任音士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  
 輦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干偽反  
 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  
 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  
 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  
 云可歸哉言先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  
 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  
 白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  
 言之○蓋猶至正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  
 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  
 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木旬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  
 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  
 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為二故  
 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

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  
 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也  
 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  
 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  
 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  
 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  
 其牛也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  
 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  
 人云凡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  
 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  
 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  
 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  
 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  
 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當無休息之時下章  
 從此可知  
 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云步行曰徒召伯營

三詩

卷之二十四

服古



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徒**行至旅者○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犖者也此與上我犖異章故知徒行也○**召伯至旅從**○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蕭蕭**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謝邑也○云

亦心作心亦

蕭蕭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旣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

○

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

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

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

利人也。

○

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

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

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難乃多反，庇必利

反，又彼備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

云：思在野之君

箋

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樂音洛，注下音同。

○

隰桑至如

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

而茂盛，其下可以庇蔭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

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

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

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

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

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

人也。○隰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此小人  
 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萋楚，不必  
 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淫曰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  
 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隰  
 之實然。者也。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沃，柔也。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幽，黑色也。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云：君子在位，  
 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音交。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  
 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

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反。王才郎反。誨，孔子至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  
 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  
 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  
 與反，孽，魚列反。



三言詩  
為于偽反  
適音的  
也幽王之后  
得褒姒而黜退申后  
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微之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  
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  
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  
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  
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  
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  
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  
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  
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  
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  
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申姜至**  
王故○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  
姒襄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

箋云下一有人外二字  
更

如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  
辯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孽也  
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  
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千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曰孽當為栱文王曰本支  
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  
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  
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  
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  
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  
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  
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  
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  
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

韜字是果帝之三画似  
韜而震切等柔  
誰斷或作朋



一作后妃  
鳥

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

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

滅國○菅音奸滙身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

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

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遠于厥反下注

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言人刈白華已滙以為

又反譖側鳩反咎音極○言人刈白華已滙以為

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繫白相束而成用

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

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仰端成繫白之謂今

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

而無子兮是不以繫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

如也○鄭以為言人既刈白華已滙為菅柔韌中用

今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

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

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姤而將

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

為喻餘同○白華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

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

是茅菅類也滙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

未滙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

道宜以端成繫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白華至滅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

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管滙之明韌

也茅不滙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

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管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

月云畫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善

惡相比為喻耳○之子至奔申○正義曰遠是遠



微

手語

卷之三

沈古閣

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各為獨也。英英白

雲露彼菅茅。

**傳**

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注**

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

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

申后見黜。

**○**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天步艱難。

之子不猶。

**傳**

步行

猶可也。

**注**

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

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祿，周

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

彭母蒙養句英，坐若屈下句說

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

謂褒姒。

**○**夏戶雅及，獠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獠，盃也。盃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

反。

英英，至不猶。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

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

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

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

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

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

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

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

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

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

**○**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

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

三詩

卷之三

沈古閣



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  
 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  
 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  
 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天無不  
 覆養巨細皆潤之故管茅悉蒙養也○白雲至見  
 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管喻寵褒姒而  
 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管之茅使  
 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步行猶可○正義曰  
 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  
 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  
 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  
 毛說○天行至褒姒○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  
 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  
 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  
 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  
 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更修德行則可妖變  
 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

鄭

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  
 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下之  
 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問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入可  
 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  
 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糝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糝在橫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糝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  
 課之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  
 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  
 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  
 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  
 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  
 曰同二君二先君也糝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彘之歲也糝正幅曰幃課謹呼也龜或為蜃



蛇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龜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蜴也。以其言未，故為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在宣王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流池北流，浸彼稻田。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貌** 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息於申后，流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

浸子鴆反，字亦作癩。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云碩大。

趙市力反，鎬戶老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云碩大。

寔

蛟

歎

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

嘯音歎，本亦作嘯。妖古卯。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

喻王無恩於申后，流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

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以







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

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通反念子懔懔視我邁邁○邁邁

不說也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

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懔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

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怵怵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

同鼓鐘至邁邁○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於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聾不可得

之性

也以與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

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

念子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憫何為王

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此言至所

言○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唯申

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

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

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傳鷺秃鷺也云鷺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

善○鷺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鷺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有鷺至我心○正義曰有秃鷺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鷺也

及古閣



以其疑似其

知之  
室

手言疏 卷之二十三 涉古

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鶯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  
 鶴之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奴之身  
 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  
 后為尊貴褒奴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  
 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  
 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  
 ○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  
 鳥也故喻申后鶯實惡鳥以與褒奴今鶯言梁鶴言  
 林是舉鶯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  
 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奴  
 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  
 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鶯鶯在  
 梁戢其左翼  
 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  
 彼列

遐

反下段嫁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云良善也王無答  
 反下同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  
 至其德○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  
 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  
 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  
 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  
 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  
 夫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斂左至定道○正義  
 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  
 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  
 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  
 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辯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涉古



補說 乘石貌登車所履之石

三言

卷之三

漢古

下女之禮者即就而相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

然今也黜而卑賤又必淺反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傳底病也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禮反又祁

支有扁至底兮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觀

反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

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

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

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扁扁至履石正

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

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

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

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

白華八章章四句

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

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三言

卷之三

漢古







皆同注如字介音界  
 賄音周贍市豔反  
 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  
 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  
 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  
 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絲  
 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  
 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  
 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  
 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  
 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  
 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為  
 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  
 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也世之作詩亦應多矣  
 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  
 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

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  
 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贍餼為遺忘也知士為  
 末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  
 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  
 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  
 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  
 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  
 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  
 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  
 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絲蠻黃鳥止於丘阿

傳

興也絲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

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傳

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

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  
 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處昌  
 道之云



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未介從

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

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

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

**○**縣蠻黃鳥至載之正義曰言縣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與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

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

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未介從

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

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

止

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縣蠻至於仁**○**正義曰縣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縣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

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阿為曲

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

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

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正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

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

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

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

君之所置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

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

之莫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

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在國至倅車○正義曰



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為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載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超。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

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且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

側。○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云：極至

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

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饗於恭反，字又作



手言疏 卷五之三  
養餼許氣 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腥音星。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蒞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  
云：牛、羊、豕，不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養，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養之爨，亨者，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傳三十二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

臧

酒為

也。既有養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養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養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

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



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悅。幡幡至嘗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釀以為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禮**。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禮**。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知為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

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為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覓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習禮。講習。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禮**。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禮**。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



也。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  
 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  
 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注為酌名。他故  
 反下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  
 本作包。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  
 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  
 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  
 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  
 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  
 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  
 爛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  
 莖之。故云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

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  
 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  
 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  
 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  
 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  
 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  
 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  
 於賓。故言獻奏也。○斯白。至酌名。○正義曰。鄭以  
 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  
 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  
 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  
 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  
 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  
 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  
 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  
 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  
 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

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射義第七



宜上一法字從之宜字  
當連下讀

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  
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  
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  
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  
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  
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  
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  
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  
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  
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有兔斯首  
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燔** 焮火曰炙○正義曰焮舉也謂以物貫之而  
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炙音隻酢才洛反  
焮苦浪反何沈又苦

之一作人

其賓疑其實

鄭傳舉於火上以炙之○正義曰焮舉也謂以物貫之而  
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  
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  
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  
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  
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  
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  
**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疇之**  
**疇** 道飲也  
云主人既  
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  
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疇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  
賓乃謂之疇也○主人至勸酒○正義曰傳以疇  
為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為疇故辨之主人既卒酢  
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疇猶今  
毛詩疏  
卷十五  
八



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疇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亦作慚慚，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

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漸漸之

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

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

士當作士 於 箋

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

○荆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

毛詩流

卷十五

及古



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  
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  
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  
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  
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  
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  
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  
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  
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漸漸山石

高峻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  
疆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  
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

補說孫毓云鄭音遼而上時掌  
反卒服寸忽反  
勞帶下有而

正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  
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  
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  
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  
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服脩禮而  
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  
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疆不可得而伐矣其  
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  
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  
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  
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  
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  
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

寺流  
卷之三十  
及古



言正 卷之五十三 漢書  
一事鄭以勞為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  
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  
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  
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  
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  
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  
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  
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  
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  
漸漸高不可尚，故喻戎狄疆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  
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  
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  
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眾疆也。維其高  
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  
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  
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按：下句言

不能正之也。廣闊遠遠之字，當從遠遠之遠，而作勞  
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  
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  
言當作遠也。毛并註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  
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  
可言不能正之，不得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  
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為下事之端者，  
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  
以上二句克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  
征，則荆舒之惡為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  
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本事。明其為一喻，故皆  
以為荆舒焉。○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命  
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正釋言文，朝者，諸  
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  
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役人  
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  
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  
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

毛詩疏 卷之五十三 十一 及古蜀



令力星反下註同出使所吏反

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

盡也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

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邨反鄭在律反崔罪

同反下武人東征不皇出矣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

問於王漸漸至出矣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

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

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

由行不可徧故入而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

又

丞

相與為禮矣○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眾彊不可得而伐矣

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

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卒竟沒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

詁文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

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卒

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也故讀為率釋山云率者歷屨郭璞曰謂山峯頭

嶮巖者箋云率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

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

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

豕白蹄丞涉波矣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

涉水波云丞眾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



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  
 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  
 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  
 危賤之故北方於豕○蹄音的 都歷反 豕之丞反 將  
 久雨 一本作天 將雨 能奴代反  
 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躁子  
 到反離力智反繒存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  
 槽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  
 作瀾力安反俾力旦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  
 云將有大雨 微氣先見於天  
 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  
 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善郎反 沱徒何反 注同 喝  
 直角反 又音畫 木又作濁 見賢

又通武人東征不皇他矣○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

于王命○他音沱 有豕至他矣 毛以為此時征伐戎  
 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  
 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  
 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  
 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  
 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  
 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  
 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  
 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蹄  
 者領其衆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與  
 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  
 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  
 沱矣羣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  
 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  
 彌疆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



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  
 也言進涉是訓豕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  
 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  
 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豕眾至於豕○正義曰豕眾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  
 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  
 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蹄皆白豕孫炎曰蹄蹄也傳  
 已訓蹄為蹄故豕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蹄不云豕  
 則白豕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豕為釋  
 詩詩中言豕白蹄唯此而巳故知木以訓此也馬驚  
 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為豕是躁疾於  
 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豕字異義  
 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  
 某氏曰臨淮也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臥處名  
 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  
 處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槽音義亦同荆舒  
 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

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  
 豕言其民猶眾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上下相敬是禮  
 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  
 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此方於豕以其餘與喻立  
 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憎疾之旨故知有  
 賤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  
 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  
 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  
 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  
 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  
 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好風而休微肅時雨若  
 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微肅時雨若又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  
 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  
 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

詩流  
 卷之五  
 高



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  
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  
木氣為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也  
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  
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  
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  
燠即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星  
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  
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  
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  
矣失之於書傳也○將有至王甚○正義曰此與  
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  
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  
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  
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  
為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  
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  
猶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

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  
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  
使也○豕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  
橫為餘事棄其所守于犯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  
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  
命即于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  
逢之故作是詩也  
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  
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  
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苕音條徐  
音韶草名華

已  
七詩流  
卷十五之三  
十五  
及古詩



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  
 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  
 東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  
 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  
 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  
 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  
 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巳傷乃覆言可  
 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  
 為義次也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  
 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  
 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  
 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  
 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  
 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  
 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敗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  
 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  
 憤悶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  
 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  
 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  
 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興也

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云陵

云陵

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  
 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

之憂矣維其傷矣

云傷者

謂國日見侵削

華至

心

傷矣○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  
 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國盛



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韜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苕**，陵至則黃。○正義曰：釋草云：苕，陵黃華葉，白華。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各葉白華。名芰，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苕，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陵**，苕至孤弱。○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韜，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韜，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韜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喬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韜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苕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傳**：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同。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青**，章亮反。見賢遍反。同。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傳**：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傳**：苕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疆，侵敗諸夏，藩衛既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  
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  
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黃華  
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  
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  
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  
同○**傳**華落葉青然○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  
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  
言華落葉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  
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  
諸侯眾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  
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  
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  
者疆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  
寇土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  
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  
耳○**傳**京師至出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  
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

不可久之不上一有言字  
又

郭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  
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  
夏未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傳**我我至  
之甚○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  
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  
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已所裁而以  
生為恨故知已**祥羊墳首三星在留****傳**祥羊牝羊也  
自傷逢今世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祥羊墳首言無是道  
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  
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  
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傳**祥子桑反墳扶  
作雷牝類恐反笱**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  
音苟復扶又反

寺祝  
卷之五十八  
及古月



亂日多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

飽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詳羊而責其大

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

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鼈之中其

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

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

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

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

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

飽之是所以可傷也詳羊至可久正義曰釋

畜云羊牝粉牝牝牝故知詳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

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

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筍之間斲見心星之光耀須臾

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

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

毛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佩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

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

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

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

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

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



之間一作下國

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  
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  
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  
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  
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  
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  
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  
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  
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  
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  
見草之黃亮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  
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  
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  
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  
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

老

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  
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將則士卒  
也下句既為士卒何草不玄何人不矜云玄赤黑  
色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  
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  
反注同蘖魚列哀我征夫獨為匪民云征夫從役  
反復扶又反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  
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  
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  
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  
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  
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

三詩卷

卷之五之三

及古詩



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玄赤至之  
 矜。○正義曰：鄭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緹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玄赤黑色。  
 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三月為正，物生色  
 黑，故知始春之時，草芽蘖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  
 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  
 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  
 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  
 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  
 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  
 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  
 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古者至民乎。○正  
 義曰：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  
 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  
 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  
 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傳

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變

云兕虎比戰士也。

○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傳

兕，匪

至不暇。○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野，  
 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  
 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  
 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兕，虎野獸。○正  
 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  
 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  
 鏡，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  
 青色，重千斤，是也。○兕，虎比戰士。○正義曰：序云  
 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  
 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  
 也。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傳

芄，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

變

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

傳

有芄至周道。○正義曰：有芄芄然而



輓

輦

輦

裡

車

此 棧

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  
 言芄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  
 言率彼曠野，而此是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輦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車一芥，一芥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中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輦輓。

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輦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